



豐子愷先生

繪「護生畫集」因緣畧記

朱幼蘭

豐子愷先生的「護生畫集」，是一部圖文並茂，詩趣盎然的佳作，為佛教界、藝術界所珍愛。

豐先生發大悲心，以藝術作方便，用生花之筆，作「護生畫集」，深入淺出，婦孺皆曉，不僅對初接佛緣者以啓蒙之錫，也給未信佛者以護惜物命的啓示。其用心之苦，寓意之深，實為近世佛門之創舉。

弘一大師於一九四二年圓寂，豐先生悲痛之餘，念念不忘作畫護生的宏願與諾言，至一九四九年繪就護生畫七十幅，作為第三集由葉恭綽居士題詞，印行流通。

一九五〇年後，豐先生定居上海，我素慕先生的繪畫、音樂的造詣，遂趨庭拜謁，尊以為師。先生宏通佛理，待人古道熱腸，乃作護生畫五十幅為晉壽禮，以報師恩。弘一大師見而喜之，並親為題詞，師生合作，珠聯璧合，相得益彰。越十年即一九三九年，弘一大師六十壽辰，先生續作護生畫六十幅，仍由法師題寫，完成師命。是為「護生畫集」第四集。

「護生畫集」第五集，本應在一九六九年繪成，而先生提早八十幅刊第四集，乃至百歲繪百幅刊第六集，護生之願，弘遠如

斯。豐先生以師命唯謹，鄭重作季布諾，在爾後四十年間，始終拳拳不忘。

廣治法師，翌年「文革」開始，現在回想豐先生提前繪就此集，殆佛力於冥冥中促成耶！

十年動亂，一場浩劫，豐先生受到衝擊，「護生畫集」成爲批判材料。然而，先生畢竟學佛有得，臨危不懼，仍然以護生畫第六集夙願爲念。遂於一九七三年毅然決然籌畫第六集，以圓滿其功德。但在「文革」動亂中，有關書籍損失殆盡，缺乏畫材，先生於此頗費躊躇。一天，他與我談及籌畫護生六集事，命我搜尋可供參考的書籍。我回家在塵封的舊書中找到『動物鑒』一冊，送去，先生翻閱後笑曰：此書材料豐富，有此參考，畫材不愁了。先生篝火中宵，認真選材構思，鶴未鳴即起床，孜孜不倦地作畫，不久，百幅護生圓滿告成了。他將畫稿給我看時，低聲對我說：「繪『護生畫集』是擔着很大風險的，爲報師恩，爲踐前約，也就在所不計了！」並說：「此集題詞，本想煩你，因爲風險太大了，還是等來日再說吧。」我聽後，深感先生的爲人，時時想到別人的安全，唯獨不考慮自己的安全。我在先生爲法輕身精神的感動下，就毛遂自薦說，我是佛門弟子，爲宏法利生，也願擔此風險，樂於題詞。先生見我至誠，也不固拒，於是護生第六集的書畫，在艱難中提前於一九七三年完成定稿了。越二年，先生西逝，在安詳舍報之前，以護生畫六集的夙願，前後經過五十左右，終於圓滿完成爲慰！

護生畫四至六集，得以刊世，此中亦有一段因緣。豐先生於一九四八年去廈門南普陀寺憑吊弘一法師講學遺址時，正值廣治法師從南洋雲游廈門，兩人神交十七年，不期而遇於南普陀寺，一見如故。在暢談中，廣治法師請他繼續完成『護生畫集』並先爲集資付印。以此因緣，此書的後三集得以行世流傳。

『護生畫集』從一至六集，相距約半個世紀，其間經過抗日戰爭和十年動亂，其中一至三集由散失而重集，勝緣奇蹟，不可思議。自從粉碎「四人幫」後，佛日重輝，豐子愷先生已恢復名譽，『護生畫集』亦已刊行。先生有知定當含笑蓮邦。

「豐子愷先生繪『護生畫集』畧記」一文，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寫的。現再作闕於『護生畫集』因緣續記如下：

收纂『護生畫集』一至六集原稿，僑居新加坡的廣治法師，爲了紀念豐子愷逝世十週年並參加浙江桐鄉緣緣堂重建落成典禮，於一九八五年九月專程回國。廣治法師事先將回國到滬日期寫信告訴了我，我會往機場迎接，並在廣治法師下榻的華僑飯店，親聆法師慈祥開示，使我深受教益。法師曾對我說：『護生畫集』一至六集原稿，各地佛教界和美術界視爲珍品，我在新加坡時收購『護生畫集』原稿，均被我婉言謝却了，此次我把『護生畫集』全部原稿帶回，我決定將『護生畫集』原稿捐獻給國家』。我聽後十分感動。後來廣治法師在完成了參加緣緣堂重建落成典禮後，將『護生畫集』全部原稿，捐獻給杭州浙江省博物館，爲此，浙江省博物館還舉行了隆重的接受捐獻儀式。

豐公故居緣緣堂昔毀於兵燹，今重建落成。喜得勝緣親往祝賀，奉獻蕪詞誌敬。

吳企堯
乙丑仲秋

護生畫集入人心，說理分明淺亦深。
渴望世間消劫火，蓮花筆底灑甘霖。

無端日寇太猖狂，兵燹摧殘處處荒。
省識緣緣不盡，華堂毀後慶重光。

結隊驅車訪石門，豐公遺範八方尊。
摩挲手澤心香繞，讚歎多生植善根。

躬逢勝事喜開顏，珍惜光陰莫放閒。
兩個文明同建設，終期淨土現人間。